

婚紗

花
城
出
版
社



香港

岑凱倫作品集 50

岑凯伦作品集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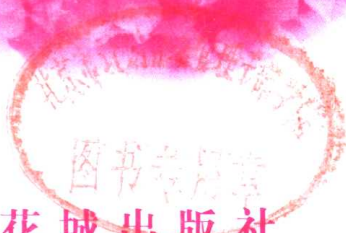
婚纱

L038903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38903



花城出版社

婚 纱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00,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702-8/I·2308

定价:13.8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B2022/66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任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

江清湄是个活泼、好动的少女，刚从法国回来。她踏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和班里的大阿哥史希文结下不解缘。

史希文是有钱子弟，出身良好，在校里是男生的偶像，女生的追求者，尤以刁蛮泼辣、且富有的马莲娜最为激烈，还主动投怀送抱。

但希文独垂青清湄，马莲娜逼得使出卑污手段乘着希文有十分酒意和他上床，事后果真怀孕，她利用肚里小孩要胁史家要进门。清湄怀着破碎的心只身跑到外国，希文更因此一直不和马莲娜行夫妻礼。

一别三年，清湄因母病重回故土，不料希文爱心不息，于是爱火重燃，马莲娜更因此加倍虐待女儿宝宝。一次风雨交加下，宝宝被她骂出花园，患上肺炎，故而引发出一个隐藏了四年的悲剧……

目 录

祝福他.....	...(1)
婚 纱.....	...(254)

1

江清涓走进校园，两面张望一下，突然一个篮球迎面向她掷过来，她机伶地把身一侧，篮球擦过她的短发。

她还没有定神，一个高个子边走过来边笑着叫：“我投中啦，我赢啦，快付款！”

江清涓这下子可火了，她抚住头埋怨：“喂！怎么把篮球投向我的头上来了？”

“赌博啊！能打中你的头，我可以赢一百元。”他扬着两道眉，跳着说：“借用你的头不好意思，放学请你吃下午茶如何？”

“我要你郑重道歉，这是校园，不是足球场。”

“哗！好凶的老太婆。”他嘻皮笑脸地说：“不道歉又怎样呢？”

三个男孩子已追上来：“唷！哪来的漂亮女生？”

“她要我道歉，吃了九斤大蒜。”

“他是不会道歉的，有损他的威严。”其中一个男孩子走前一步：“我来向你赔罪。”

“他是香港教父？”清涓轻蔑地瞧那大个子一眼。

“差不多，差不多，这儿人人尊敬他，听他的。”

清涓出其不意地一手把篮球抢过来，重重地掷向那“香港教父”的头：“去死吧！”

他差点站不住倒在地下，江清涓拍拍手，乘他们混乱，朝另一方向走，一个女孩子在等着她。

那女孩子样子不难看，只是最少有一千度近视：“早

◆ 婚 纱 ◆

安!我叫霍比蒂,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

“你好,霍比蒂,我们同一个学院,我念建筑工程。”

“我也是,土木工程太呆板,女生都不喜欢。刚才你和他们吵架?”

“看那个高高的,他用篮球掷我。”清湄还气呢!

“你不应该开罪史希文。”

“我知道,他是香港教父,大不了他用轻机枪杀我。”

“那倒不会,但是他会捉弄你,令你难堪。你准备去哪儿?还没到上课时间。”

“去校务处,我刚由外国回来,学校已经开课了。”

“开课半个月啦,”比蒂笑笑:“我陪你……”

下午有课,霍比蒂带清湄到 CANTEEN 吃饭。

史希文和他的三个“手下”都在,清湄经过他们桌子时,嘘声四起,江清湄瞪了他们一眼。

当清湄正吃牛肉饭时,有三个女孩子捧着盒子进来,一直跑向史希文的桌子。

“你们有没有更迟的?”史希文粗着声音:“再过五分钟我们就拉大队上馆子。”

“对不起,司机说塞车,我已经骂了他一顿。”带头那个穿粉红裙子的,一连串的道歉:“不要生气嘛!这是你喜欢吃的牛柳,蛋沙律和炸猪扒。”

“连汤都没有,想干死我?”史希文一面叉块牛柳往嘴里,一面骂,含糊不清。

“司机说汤容易翻倒,麻烦。”

“好啦!下次我叫雪丽给我送菜。”

“不要!不要!”她求着他:“明天我一定带汤。”

“你们三个站着干什么？吃东西呀……”

“那三个女孩子是谁？在史希文家做事？”清涓觉得奇怪问比蒂。

“文学院的，领头那一个叫安妮，其余两个是她的死党，史希文下午有课，她们就来送菜，献殷勤。”

“为什么要那样奉承史希文？”

“想追求他呀，那个叫雪丽的也是，学校很多女生追求史希文，最厉害的是马莲娜，她家里有钱，跟着她的人很多，今天她没有上课，否则轮不到安妮献殷勤。”

“嘿！那班人脑子有毛病。”清涓继续吃饭：“史希文不是也是一年级学生吗？入校半个月，风头那么劲？”

“史希文念的中学是名校，他念中学时已经是大阿哥了，所有校际球赛都靠他拿分，田径、武道、剑击都很出色，老师宠他，同学崇拜他，加上他那英俊的脸，不单只迷住了男孩子，也迷住了女孩子。”

“这儿不是中学，他应该威风尽失。”

“那间名校成绩很好，我们这里差不多百份之四十都是那名校的学生，每个院都有史希文的死党……”

放学时江清涓和比蒂在校门侧等汽车，比蒂跟人打招呼。

江清涓问：“你的朋友？”

“其中两个是我的中学同学，她们念文科，以前我们五人合资乘的士，今天你要送我……”

“请她们一起来，我送她们回家。”清涓说着，一辆劳斯莱斯停在她们面前，她把五个同学全请了上去。

“不好意思，江清涓同学，太麻烦你。”

“不麻烦，车子应该在路上走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回到家，走进大客厅，就听见江太太和她的法国媳妇在吵架，一个说法文，一个讲上海话。

“二小姐回来了，你的点心……”女佣亚倩上前探问。

“送到我楼上的客厅。”

江清湄跑上四楼，放下由法国带回来的皮袋，回到房间，先享受了一个冷水淋浴，套上件宽宽的白色袍子，走出客厅，佣人亚倩已经把点心、饮品放好在桌上。

她一面吃鸡腿一面抄笔记，她上学迟了，笔记是霍比蒂借给她抄的。

助教在堂上说，下星期开始画草图，她不敢偷懒，把缺了的课补上。

一直忙到吃晚餐的时间，亚倩上楼请她准备。

她换了条深蓝真丝裙子，腰带上有一个很名贵的金属扣，把裙子点缀得很美。

经过二楼，父亲江子斌把她叫住：“孩子，第一天上课，吃力吗？”

“还好，第一天嘛，功课紧一点，不过我会适应的，我们吃饭吧！”清湄挽住父亲的手臂。

“你替我哄哄你妈。”

“她又不肯吃饭？”

“唉！都是给你那宝贝嫂嫂气的。”

“妈咪也真是，为什么就不肯忍一下。”她到母亲的房间，敲了敲门。

“进来吧。”有气无力的声音。

清涓推门进去，看见江太太躺在床上。

“妈！”清涓坐在床边：“你哪儿不舒服？”

“头痛，”江太太苦着脸：“像被针刺一样。”

“我放学回家就听见你和嫂嫂在吵，妈，看在哥哥的份上，别跟嫂嫂计较，别管他们夫妻间的事了。”

“你哥哥，哼！我怎样疼他，天都知道，他现在竟然联合老婆来对付我。”江太太抽咽起来。

江子斌进来：“清涓，你的电话，在客厅。”

“妈，你胃口不好，我叫厨房给你煲鲍鱼鸡粥。”清涓跑到楼下，拿起电话：“喂！伟航，我今晚不想出去，第一天上课，妈咪又不舒服。”

“我好想你，明天接你放学，好不好？”

“不，这个星期我们要画草图，星期五下午就要交卷，我很忙，等定下来我再给你电话。不说了，哥哥叫我吃饭，拜拜。”

清涓放下电话，把江俊彦叫住：“哥哥，你能不能劝劝嫂嫂，叫她不要和妈咪吵架，妈咪心脏不好。”

“每天都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妈咪骂海莲妮，说她不应该穿睡袍吃中饭，家里又没有外人。”

“进江家，应该守江家规矩……”

清涓走进校园，正伸出手和等候她的比蒂打招呼。

吱！一辆车在她身边擦过，她站不住倒在草地上，灵魂被吓得飞上天，她按住胸口，定定神，看见史希文开了辆金色的劳斯莱斯跑车，他把头伸出车窗外叫：“老太婆，没把你吓死吧？”

“啊！原来又是你这流氓。”清涓从草地上爬起来，拍

◆ 婚 纱 ◆



了拍牛仔裤：“你想开车辗死我？”

“杀人偿命，为了你多不合算？”

“要是我走避不及，你把我辗伤了怎么办？”

史希文由跑车出来，用手抚一下她的手臂：“你不是完整无缺吗？皮肤还很细致、滑嫩呢！”

“你这……”清涓举起手一巴掌拍过去，史希文一手捉住她的手腕：“想打我？你听过没有？我空手道多少段？柔道多少段？”

清涓咬住下唇，她直冒冷汗。

霍比蒂走过来：“史希文同学，你把清涓的手腕快要握碎了。”

“放心，这么白嫩的手腕，我会怜香惜玉。清涓！这名字很特别，不错。”史希文穿条白牛仔裤，他仍握着那条手臂：“四眼妹，你为什么面如死灰，我握的又不是你，况且我才只不过用了一分力。想我放手？那可以，叫她向我道歉。”

清涓实在很痛，她看见史希文穿了双名厂运动靴，而她自己呢，穿了双吋半跟的白皮鞋，她突然举起脚在他的运动短靴上重重一踏，史希文捧住脚在那儿跳，清涓拉了比蒂便跑，比蒂的手掌湿得淌汗。

“你的手腕怎样？哎！又红又肿，清涓，不要跟他斗，他像蛮牛，你斗不过他。”比蒂怜惜地抚着她的手腕。

“我偏要跟他斗，他斗力，我斗智……”

到 CANTEEN，全部满座。

“去另一个 CANTEEN。”

“不想去，史希文和他的同党在那儿，”清涓说：“我们到外面吃。”

“时间赶不及，下午第一堂我们有课。”

“怎么办？”她们正在烦恼，一个男孩子来到清涓的面前：“我的桌子有空位，如果你们两位不介意……”

“谢谢，”清涓向他笑笑：“很高兴和你在一起。”

那男孩子有点害羞，一张孩子脸，显得很乖、很纯，他告诉清涓他是理学院一年级新生叫杨雅贤。

吃饭的时候，他偷偷看了清涓几次，江清涓在任何角度下都是那样漂亮。

回课室时，霍比蒂说：“杨雅贤很喜欢你。”

“谁说的？胡谰！”清涓摇一下头。

“真的，吃饭的时候，他偷偷看了你几次，每次欲言又止，我们离开 CANTEEN，他跟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我还以为他会追到工学院里来呢。”

“他追的是你。”清涓架起书台，把草图放在台面上，把三角尺推来推去。

“追我？追四眼妹？我配吗？人家一表人才。”

“别看不起自己，除了眼镜，我认为你很好看。”

“好啦！好啦！见你的大头鬼。”霍比蒂难为情得没处躲，回到自己的座位，找绘图笔。

清涓回头向她笑笑，扮个鬼脸，比蒂吐了吐舌头。

星期五下午，清涓模模糊糊的走进校园，为了赶好手中拿着的草图，她熬了一个通宵，早上十时才倒在床上睡了三个钟头，连早餐、午餐都没有吃，就赶回来了。

“江清涓同学。”有人在叫她。

清涓揉了揉眼睛，杨雅贤穿了套西装站在她面前。

“杨同学，下午不用上课？这儿不是理学院吧？”

◆ 婚 纱 ◆

“这儿是工学院，我下午没有课，知道你今天要回来交图，特地来这儿等你的。”

“有事吗？”清涓用手盖在头顶上。

“你交完图就没事了，我想请你看电影。”

“看电影？我连早餐、午餐都没有吃，看电影？”

“我们先去吃午饭，然后看电影。”

“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一张床，我好倦，哪儿都不想去，我要回家睡大觉。”清涓真想躺在草地上：“你没见到我眼肿肿的，很难看？”

“不，你很好看。”杨雅贤十分体贴：“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我等你，送你回家休息。”

清涓摇摇手：“我的车子在外面，拜拜。”

清涓回到课室，同学都到齐了，清涓连忙交卷。

“赶夜车？星期三晚你不去看电影就没事了。”霍比蒂走到她身边，看着她无精打采的样子。

“刚才杨雅贤约我看电影，我跟他说再见。”

“他一定很失望，我回来已经看见他在校园。”

“没办法，我要回家洗澡，吃东西，睡大觉，明天一早我还有约，去海洋公园，唉！在法国就好了。”

“约了男朋友？”

“世交，从小认识，走嘛！我要睡觉。”

到校园，杨雅贤还没有走，他站在一棵大树下，手中拿着一瓶鲜奶和一只纸袋。

他走过来：“江同学，我为你买了鲜奶和三文治。”

清涓精神为之一振，马上接了过来，喝几口鲜奶，又吃了整块三文治：“谢谢，我从未吃过这样美味的三文治，唉！人舒服多了。”

“只是你现在肚饿罢了，学校的餐厅不会有什么好食物。”杨雅贤还是不死心：“真的不用我送你？”

“清涓的车子就在外面，”霍比蒂见清涓一个劲的吃东西，她只好代答：“她的眼睛快要睁不开，恐怕一上车便倒头大睡，对不起，杨同学，辜负了你的好意。”

“没关系，反正有霍同学陪着她，”他扬扬手走开去：“星期一见。”

“再见。”比蒂和清涓分别和他道别。

汽车里，比蒂忍不住说：“杨雅贤真好，温柔、体贴、周到，怕你饿，傻瓜似的拿着奶瓶站在校园。”

“放心，星期一我找他谈谈，为你们撮合。”清涓说。

“不要，杨雅贤不会喜欢我的，你不要让我出丑好不好，以后我看见他会全身发抖的。”

“你人好，他人也好，两个好人在一起，真是天生一对，舍你属谁，你不用担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清涓又说。

“别提杨雅贤，星期三你跟谁去看电影？”

“一家人，嫂嫂买了戏票，我不去，哥哥会不开心，啊！”清涓打了一个呵欠：“我睡啦！”

“二小姐，我忘了告诉你，”司机说：“刚才有位小姐拿了盒东西来，说是送给你的，指明要你亲手收下，我把它放在座位上。”

“清涓，我看到了，在这。”

一只四方盒子用彩纸包着，很漂亮，清涓一面拆，一面说：“谁送礼物？我生日吗？”

揭开盒盖，蓬！黑烟冒出，哗！好臭，臭死人，比蒂呛咳，清涓吃力地叫：“停车！”

◆ 婚 纱 ◆

车停在路边，清涓和比蒂分别由车箱跳出来：“是个臭蛋！”清涓指住司机：“打开所有的窗把臭气放出去，嘿！我差点被熏死。”

“太缺德！谁这样恶作剧？”比蒂用手抹抹面。

“二小姐，纸盒上有字。”

“给我，快给我。”清涓接过去，一看，上面写着：“老太婆，滋味不错吧！担保你连晚餐都省了。”

“该死的史希文！”

清涓穿了套蛋黄色短裤套装，同色低跟皮鞋，头上戴顶白色太阳帽。

她走进海洋公园，高兴得在空地上转圈圈：“我上次回来这儿还没有建好，现在好漂亮。”

“你好几年没回来了。”伟航不停地为她拍照。

“看那怪兽，”清涓走过去：“有人在里面跳跃，好好玩，我也要进去跳个够。”

“你看，限十二岁以下，”伟航拉住她：“小姐，你已经十九岁了，还是拍张照吧！”

“你看，人老了有多悲哀。”清涓不服气，一步一回头，看那些孩子在里面跳。

“你老，我岂不更老？”伟航戴住眼镜，近视二百度，不算很深，他高高瘦瘦的，很有风度，身上穿的、用的全是名牌货。

“你二十六岁，太老了。”清涓忽然低叫：“好美啊，那边也有呢！简直是百花吐艳。”

“那是花卉廊。”伟航看了看表：“先看鹦鹉表演，等会儿我们再去赏花，有一百多种不同种的花卉、盆栽，可